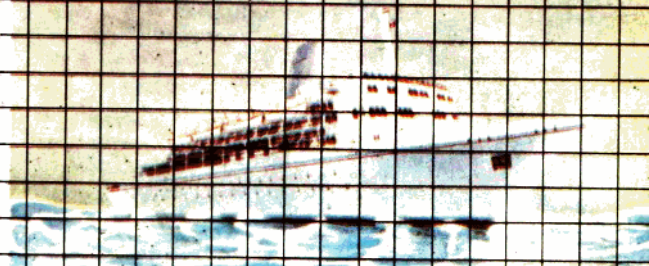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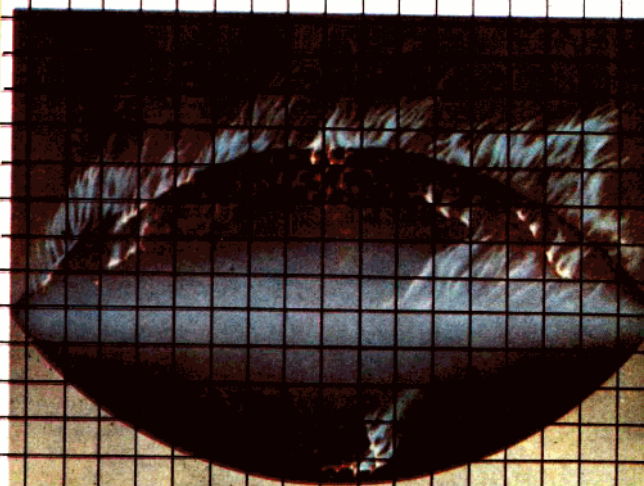


松本清張選集之⑨

林清文●譯



# 内海渡輪

# 目次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東京幽靜小巷裏的旅館····· | 七   |
| 第二章 | 宗三的嫂嫂·····      | 二〇  |
| 第三章 | 水上溫泉的回憶·····    | 三一  |
| 第四章 | 感情的冒險·····      | 四一  |
| 第五章 | 遠方的幽會·····      | 五三  |
| 第六章 | 內海莊的夜·····      | 六五  |
| 第七章 | 依依不捨·····       | 七七  |
| 第八章 | 破綻·····         | 八九  |
| 第九章 | 漩渦·····         | 一〇〇 |
| 第十章 | 賭注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一二 |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煎熬……      | 一三三 |
| 第十二章 | 一顆掉了的鈕扣…… | 一四三 |
| 第十三章 | 玻璃釧子……    | 一六二 |
| 第十四章 | 天網恢恢……    | 一七二 |

## 略談日本的推理小說

沙 靈

推理 (REASONING)，原是論理學的名詞，即謂根據已知的事理，去推求未知的結論，可以分直接與間接兩種。而推理小說，便是依據已知的社會事理，去推求未知世界結論。這與西方的偵探小說恰巧相反，它是一開始就結論告訴讀者，然後再一步步揭露他的前因後果。而西方的偵探小說，是先不知道結論，用步步懸疑，引起讀者一步一步隨着小說的情節跟進，到最後才真相大白。

為什麼推理小說能在日本風行？一言蔽之，讀者需要刺激，以往只限於翻譯的作品，當然在時間上顯得有點格格不入。於是松本清張，便從事於神祕小說的耕耘。由於他的小說情節很少虛構，許多均是真實事件的翻版，日本的推理小說便在他的手下擴展開了。

另外造成風氣，是出版社一再的推波助瀾，形成風靡的景況。接着純文學家、

評論家等，也不停地發表推理小說作品；還有門外漢們的介入，也轉變為推理小說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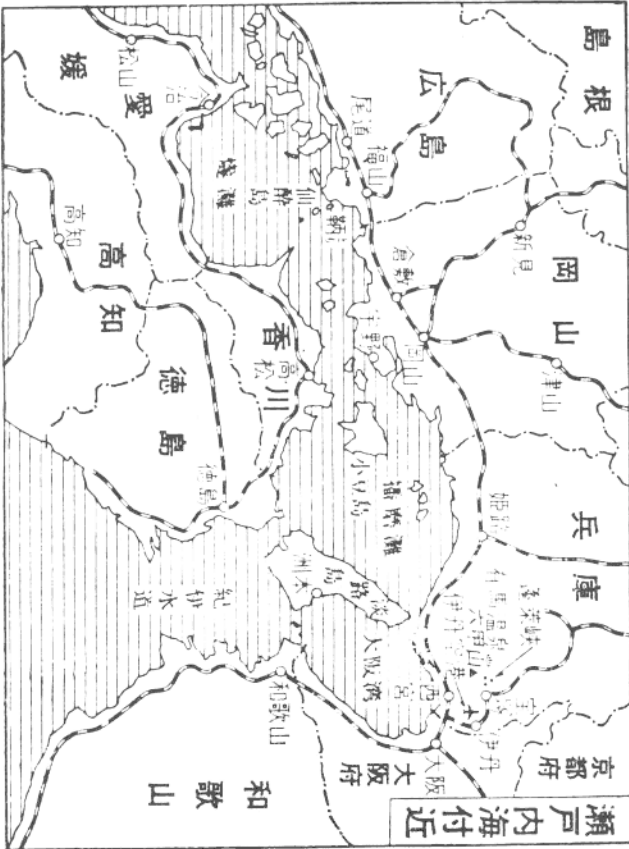
銷路引導了作家們的寫作方向，因而造成熱潮。普通在報紙連載過的單行本，約可售出二萬五千本左右，而推理小說卻可銷個五萬本。無名的新作家，最低也可銷售一、二萬本，這一事實使推理小說大為吃香了起來。銷路使作家們見風轉舵，作家大岡昇平，棄文創作了「夜的觸手」，獲得直木獎的影劑評論家也寫了「關十郎的切腹事件」，最奇怪的是工學博士桶谷繁雄的「逃亡將校」，也使門外漢的他們擠入推理小說家之林。

為什麼推理小說，在日本能夠有廣大的讀者，主要原因乃是他們作品的內容——具有時事性勝過現實性，因而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。

在目前的世界文化圈裏，大量出版推理小說的國家只有美國、歐洲和日本。其中歐洲與美國之際的作品比較相近，而日本的創作另成一種模式，如前述。

松本清張。有最暢銷作家之稱，是日本推理小說界的王牌，寫過二百部書，幾乎每一位日本人或多或少讀過他的小說。

他以大部份描述存在這個世界的不妥，恐怖和危險。他最有名小說都著眼於隱藏在日本政界，和財經界內部小王國的腐敗和陰謀。他自稱已放慢寫作速度，一年只寫四到五本小說，不過他天天爬格子，鮮少例外。他曾喟嘆，他的作品在國外的知名度不高，原因是日英翻譯家們本來就為數不多，而他們的胃口又偏向川端康成、三島由紀夫和安部公房之類的奧祕作品。其實這三位作家著重日本朝生暮死，稍縱即逝的瞬間之差。因而促成外國讀者，誤以為這種小說才是典型的日本小說。其實本地仍有數千本，風格截然不同的小說廣受讀者的歡迎哩。



## 第一章 東京幽靜小巷裏的旅館

這家日本式的旅館建造在一條幽靜的小巷裏。櫃檯設置在建築物的入口處，櫃檯設計成像窗口的形式，上半部用珠簾遮起來，客人不容易從外面看到裏面；但裏面的燈火微照着通路，裏面的人可以看得進出旅客的臉。旅客大多是側面而行，女服務生「謝謝光臨」的聲音就從裏面傳出來。

宗三和美奈子差不多每隔三個月就來一次。他不知道旅館內的女服務生是否認識他？每當他走在去櫃檯的通道時，他總會覺得十分尷尬。整理房間的女服務生每次都是不一樣的面孔，但是櫃檯的女人，卻都沒有變換。但是每三個月才來一次，而且出出入入的客人也很多，所以他猜想櫃檯的小姐對他的印象或許很生疏吧！總之，當他離開櫃檯的時候，他就可以大大地舒一口氣。穿過黑暗的小路，二人來到行人熙攘的大馬路，美奈子還是低頭蹣跚而行。她心裏老是想著：擦身而過的人大概會以一種「剛從旅館開房間出來的吧？」的眼光看她。雖然，這個時候已



經是晚上十一點左右了。

這一對，從外表看來，是患了七年之癢的四十開外男人，和年紀較小的女人。其實，美奈子比宗三大一歲。但是看起來卻比她的實際年齡年輕了差不多五、六歲。美奈子向來就喜歡把自己打扮得艷麗、摩登，這一次更是打扮得特別年輕，衣服的颜色和花樣都很華麗。這是爲了要和宗三幽會，她才做如此的打扮。他們從遙遠的四國來到東京。

當然，美奈子不是用這一身打扮出來；在四國那種小城市那太惹人注意了。當地的女人，到了美奈子這種年紀，衣著大都很樸素，美奈子這一身打扮，她們會覺得很奇異和浮華。美奈子說，她把那一件較華麗的衣服偷偷藏在皮箱裏帶出來。

「妳先生看了怎麼說？」宗三問道。

「西田什麼都沒有講，而且他一向同情我在鄉下不能穿華麗的衣服。」美奈子笑着回答。

美奈子的先生西田在松山市經營一家百貨行，已經很久了。他大約有六十一歲。在十五年前，雖然不是很短暫的時間，但是，美奈子曾經是被宗三叫爲嫂嫂的。

那家百貨行在五年前，開始出售女用服飾品，從皮毛到別針、項鍊，樣樣齊全。這是爲了適應時代的潮流。所售的都是上等的高級品。本來這家百貨行祇賣男人用的東西。對西田來說，女用服飾品是很陌生，而且棘手的。美奈子對女用的服飾品比較內行而有興趣，所以這一方面，西

田就交由美奈子來負責處理。她差不多三個月就必須上東京一趟，停留四、五天。一方面爲了進貨，另一方面順便逛逛銀座，把時下流行的東西採購，帶回松山市。她說現在流行的趨勢，在時間上，東京和小城市間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了，必須時刻留意觀察。西田通常沒有一道來。一方面是生意不能沒有人照顧，另一方面是美奈子不喜歡西田一起來。

美奈子說話頗有商家主婦的味道。但是當她投入宗三的懷抱，她就是一個從大她二十歲的丈夫身邊逃出來，享受片刻自由的有夫之婦了。說是爲生意而上東京，但這個時候完全走樣，變成燃燒情慾了。

他們兩人走到池袋車站附近，站在燈火明亮的大馬路旁等待計程車。通常旅館也會爲顧客叫計程車，但是他們覺得太顯眼，且不喜歡給司機看到自己，在路旁叫的話，司機就不會知道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。

美奈子所住的飯店是在東京車站前，宗三的家則在狄窪，兩個人每次都在這個地方個別叫車子回去。

在等車子的時候，宗三透露說：

「下個月說不定會去岡山一趟。」

「岡山！」美奈子驚喜地說，仰視着宗三的脸。

「還不很確定，但可能在廣島附近和別的大學一起發掘假遺跡；假如有去的話！」

宗三是在做考古學的研究。

「如果是去那個地方的話，不就是和松山市只有一海之隔嗎？你能逗留多久呢？」

「很短。主辦單位是當地的一所大學，最久的話，也只有十天到兩個禮拜而已，而且是帶學生同行。」

「啊！好高興！希望能實現。」美奈子拉着宗三的手高興地笑道。

「下個月的什麼時候來？」

「可能是中旬吧！」宗三回答說。

「那麼，再過一個月我們就能見面了，記得打電話給我呀！從岡山可以直接撥，我可以隨時和你見面。」

她的聲音掩不住內心的雀躍。

「但是，和學生一起去，可能會和他們共宿的。」

總可以溜一溜吧！難道寸步不離，粘在一起嗎？宗三想。

「那地方接近廣島，我們就在尾道市見面吧，對了，尾道市有一家叫山陽旅莊的，那地方幽雅清靜，我們就決定在那裏吧！只要你前一天掛個電話來，我馬上就從今治市搭乘渡船過來。」

美奈子說話的口氣儼然當它已經成了定局。本來三個月才有一次的機會，竟然因此再過一個月又能見面了，美奈子心中真是非常地高興。

「但是，松山市和尾道市很近，人家或許認識妳！」宗三說。

美奈子是松山市老店的主婦，她通常都會站在店面和客人接洽生意，所以他不能不有這樣的顧慮。

「沒關係，尾道市的人，買東西的時候差不多都去岡山和廣島，而且我也會改變打扮的！」

美奈子好像把宗三的考古發掘遺跡之行，視為定局一般，為此高興萬分。

這時，兩輛計程車接連開過來。宗三讓美奈子先搭上車子回飯館。

「一定哦！」美奈子要上車前，再次叮嚀着宗三。

宗三看她那麼高興，心裏想着，假如考古的工作不能成行，下個月也要去尾道一趟才行。每次當要分手時，她都會為三個月才能見一次面而惆悵，依依不捨。但是這一次卻不同了；她是那麼地興高采烈。

宗三目送美奈子的車子離去，這期間，後面那輛車子一直在等着他。

「狄窪！」宗三對司機說。

「那裏？」或許司機不太能聽清楚他的話側着臉問。

「狄窪啦！」宗三拉高嗓音。

「是！」司機答道。

司機於是踩上油門，開動車子。

宗三看到司機隨和的神態，覺得有些意外。時下一般司機跟他說要往那裏，大部份都是吝於回答。特別是當客人帶着女人搭車子的時候，他們更是一臉不愉快，默不作聲，態度冷淡得很。宗三碰到這種場合的次數很多，有些司機顯得很煩躁，故意將車子開得搖擺不定，使人坐得很不舒服。

這個司機清楚地看到客人和女人分開而坐，他也看到宗三對那女人揮手告別。在這附近小旅館很多，或許司機已經知道他們兩個人是剛從那個地方出來的吧！因此宗三覺得這個司機可能會有一不太客氣的表情，然而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宗三放心地靜坐車內。車子一直朝新宿的方向走。穿過池袋的繁華街道，街上行人稀少，但是車子卻很多。

宗三想像着美奈子的車子現在可能已經到達飯田橋附近，她可能還保持那種高興的心情，獨個兒在車上。宗三覺得非得實現下個月的約定不可了。他實在不忍心讓美奈子失望。

對於要在尾道市碰面之事，宗三想來想去還是認為有點不妥，覺得有些冒險。松山市和尾道

市是比鄰城鎮，往來頻繁，而且西田百貨行是松山市有名的店舖，所以在尾道市很可能有人認識美奈子。

美奈子卻說沒有關係，但那顯然是她渴望要見到宗三而說的。實在難保沒有「萬一」。她應該也有所顧慮吧！她說要改變打扮，這不是反映出她心裏的顧慮嗎？然而，如果讓她失望，宗三卻真是於心不忍。

危險不是沒有的，除了被相識的人碰見之外，美奈子的熱情如火，宗三尤其了解自己已沒有力量抗拒，而越發擔心陷進泥沼而不能自拔。

美奈子說過：她壓根兒對長她二十歲的再婚先生沒有一點愛情。繫住她的力量，不外是生活上的安定和『生意』。她說她對生意很有興趣。宗三了解美奈子的個性，她是一位堅強而有才氣的女人，難怪她先生將這一方面的生意完全交給她管理。

被我看上，從大阪、東京採回松山的東西，每次都很快就被搶購一空，實在很過癮！另外我自己設計款式給廠商製作手提包。連東京的業者都欣賞我的設計哩！

對宗三講這些事情的時候，美奈子的表情總是神氣活現，興高彩烈。她說，生意不僅是她生存的憑藉，也是她生活上的一大樂趣。

美奈子跟他說，她和西田間的夫婦生活停止快十年了。因為一開始就不喜歡他，所以就儘量

拒絕，漸漸地變成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。這一番話宗三也覺得不是謊言。這是從連續三個晚上她在床上翻雲覆雨的表現，使宗三絕對相信她的話。

「是我教你的。」

美奈子這樣地說。那是指十五年前的事。

那年的春天，宗三在銀座與美奈子偶然重逢，一起喝咖啡、吃晚餐，後果發展到意想不到的地步。美奈子知道宗三有兩個孩子以後，就跟他說實在很對不起他太太，但是下一次到東京的時候，希望仍能見面。於是那一次也是連續兩天在一起，而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旅舍，但是換來換去到現在還是那幾間而已。因為他們倆不願到處拋頭露面。

「是我教你的！」

那是一個下雪天。從新潟的回程，兩個人中途往水上溫泉。當車子快要抵達的時候，美奈子忽然提議要在此下車。通往旅舍的坡道結着一層厚冰，走在冰雪上，宗三的脚步有點不聽使喚。

美奈子牽着他的手。她的手有些冷，可是握得很有力。那時候，她是他的嫂子。

當從溫泉車站下車時，宗三的心裏忐忑不安。黑暗的天空，雪花紛飛，落在面頰上，有一種冰冷的感覺。他們迎着冷風，眼睛受刺激，不覺淌下淚來。視線所及，旅館街的燈火，顯得很輕

糊，但很溫暖。

兩人走進六樓建築的旅館，就各自進入浴室。宗三的心臟一直「噉噉」跳得很厲害，使他無法泡久。回到房間，在幽暗的燈光下，兩張棉被緊緊靠著舖在床上。宗三感到自己體內的血液好像都迸射出來了。

從隔壁傳來瓶子碰觸的聲音，顯然的，是嫂子在睡前卸粧。宗三的膝蓋一直在發抖。這是在新瀉，美奈子決定和長兄離婚後回來的夜晚……

宗三看着前方新宿的霓虹燈在閃爍着……

「喂！」宗三趕緊對司機說：「我是要去秋窪啊！」

司機將車速減慢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他的聲音有點曖昧。

宗三以為司機搞錯了方向，但是上車的時候，明明司機曾問過他的。

往窗外看，車子已經過了千登世橋的陸橋了。

司機停住車子，轉頭問道：

「秋窪！不是從這邊走嗎？」

宗三有些驚訝。聽說有的司機故意繞道行駛，以便多賺一些錢，這司機大概也是這樣吧！他



以爲司機被顧客發現而裝糊塗，但是看這個司機的態度似乎不是，看樣子是富真認爲去狄窪是要經過新宿。

「喂，從這裏走的話，繞得太離譜了啊！」

宗三以責備的口氣說。

「喔？是嗎？」

「什麼是嗎，不是嗎！你真的不知道嗎？」

「對不起。」司機將頭垂得低低的。他看起來忠厚坦白，使宗三都不忍心再苛責他了。

「去狄窪，如果從四谷去的話，的確是要經過新宿，但是從池袋去，就要經過千登世橋，你稍微往回走，就可以看到那個陸橋。從那地方上去，經過目百，往左轉，再往右轉，穿出青梅街道。這樣子比較近。你從新宿去，是繞了一大圈啊！」宗三這樣說道。

司機有點徬徨地問道：「那麼往回走好不好？」

宗三說：「好啊！」

年輕的司機看了一路上的其他車子，然後將車子轉頭，開到上千登世橋的坡道上。司機問：

「從這裏去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